



仿佛是第一次发现，贵阳的植被和树种不仅多和密，无愧林城美誉，而且，三种我最喜欢的树随处可见，满目皆是。在秋日的薰染下，斑斓的梧桐，金黄的银杏和馥郁的桂花，全都呈现着最美的姿态、最纯的品相。它们以叶的色彩、花的香味，将秋天之绝美毫不吝惜地抛向人间，娱悦大众。特别是在丽日晴空下舒枝展叶的梧桐，完全没有细雨寂寥、瑟瑟其叶的悲凉之感，而是“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的欢快和奔放。

由成都十日隔离再到入黔七日黄码，至十一月中旬，我的手机终于可以挂上健康绿码，自由出入社区和街道了。晨起，在悦耳婉转的鸟鸣声中，我下楼来到小区的下沉运动广场，这里已经被不同小组分割成几块，太极剑、扇子舞、模特队、歌唱班，还有羽毛球的、乒乓球，不一而足。

广场呈矩形，两边全是高大的梧桐。从粗大的树干、宽广的冠幅看，树龄至少在五十年以上。这里是小区居民锻炼娱乐的好场所：浓荫如伞盖，蔽热防暑，隔音降噪，宛若天然演艺馆、体育馆。到了晚间，华灯初放，月上树梢，繁星点点，又会呈现高梧百尺，乱扫秋星的气势。中老年人或闲坐聊天，或含饴弄孙。此时此际的梧桐，虽是落叶清秋，但纷落的叶片也像是洒向人间的祝福。踩在铺满一地的树叶上，每一次沙沙作响，都伴随着人们欢愉笑闹的声音。

贵阳的梧桐大道不止一条，而是N多条。无论是久负盛名的宝山路，还是新城区观山长岭街道，道路两侧都有一眼望不到头的梧桐树。树干连绵，树冠互搭，密密迭迭，状如华盖。秋风起处，叶片飘落，浅黄、灰棕、土褐、深红，纷纷扬扬，在白昼之艳阳，夜幕之莹灯折射下，枝头和地面，斑斑点点，状出万端，随手一拢，满怀温暖，成就了金秋贵阳浓墨重彩的一笔。

最令我难忘的，还是花溪公园的黄金大道。十一月中旬的一个周末，受校友学兄之邀，与十多个学兄学妹们在花溪公园门外一家餐厅晚

宴欢聚。餐前那个下午，又是一个朗朗秋日。我和几位学友相携游园。花溪公园位于贵阳市西，占地800余亩，既有人工修造的亭台楼阁，也有真山真水的原生态自然美景，有田园景色、也有民族风情。其中花溪河蜿蜒曲折，河水平缓清澈，其中一段是天然多泳道优良泳池。有些河段亦有深潭浅壑、湍流小瀑，变化多姿。秋天的沿河两岸植被，像打翻了的调色盘，五彩绚丽，倒映河中，醉人心弦。

梧桐黄金大道就在花溪河畔，它始建于1956年，最早只有560米，栽种了115株法国梧桐。2017年，“黄金大道”纳入贵阳“千园之城”建设，提升改造后的游览线路延长到1.7公里。每逢秋季来临，这里的梧桐树层林尽染，一片金黄。航拍之下，它与花溪河水，一黄一绿，泾渭分明。其壮美气势，彻底改写昔日文人笔下凄切孤凉的意象，而更类似于西方印象派画师所绘的精美油画，斑斓热烈，活力四溢。

本次我们观赏的黄金大道，不在它最盛最美的时令，很多树叶已经飘落，色泽也深沉得多。不过天气实在太好，它弥补了色彩的不足，用最透亮的光线把百尺高的树干树冠投射到花溪河中，让水中随风荡漾的树枝婆娑起舞，有如跳跃的精灵，与岸上垂落的枝条互相呼应，供人们随意取景拍照。

那天气温在25度左右，很多家庭席地野餐，河中游泳，孩童奔跑嬉戏，少男少女牵手留影，完全不像是大疫三年仍在疫中封控的情景。



回顾之下，不禁慨叹，那时尽情畅游、老少欢聚的人们哪里会想到一个月之后，就是无情袭来的新冠海啸，以及它带来的病痛伤痕、至亲死别？

回来三周了，贵阳的梧桐，丽日金秋的落叶沙响，仍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物犹如此，何况人乎？我已经开始想念我的亲人、我的学友，每一次不同的际遇与结缘……。



作者简介

尚虹，加拿大华人移民作家，资深媒体人，擅长时政评论与散文写作。来自中国北京，历史学硕士，移民前为中华书局副编审，军事百科全书历史卷编辑。移民后为《大华商报》总编，多家中文报纸专栏作家，中文电台电视台时评嘉宾。个人公众号《云林之间》收录其散文和游记多篇。2022年发布于《华文月刊》之“散文六题”获首届世界华文奖（散文类）。目前定居于加拿大温哥华。

2022年的十月末，我回到了阔别三年的故乡中国。

由于踩在封控之尾和重开之端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点，早期走动不便，后期又不敢走动，两个月的回国之旅，我几乎都在老家贵阳呆着。除却与亲友相聚，多数的时光，我都是一个人在街头徜徉，品尝本地小吃，看尽人间烟火；在社区公园踽踽独行，漫步小道，观湖观山观自己。

平生似未有过这样悠静闲适的慢时光，可以细细欣赏家乡的一草一木，体察感知气候的点滴变化。记忆中的贵阳，时令到了秋末初冬，

往往会迎来恼人的秋雨和暗霾阴郁的天色，细雨有时淅淅沥沥，有时又状如牛毛，剪不断，理还乱……

然而2022年的深秋，贵阳的气候却好得出奇。我回去的两个月，大多数的日子晴而干爽。瓦蓝的天空，温暖的阳光，让人更愿意呆在户外而不是宅家。那时还是处处查验健康码的时代，零星的疫情早就管控在方舱，社会面阳性清零。街上、餐厅、超市和公园里，到处人头攒动。每个人都是验明正身的阴性绿码健康人，可以放心地在外面游玩吃喝。

汤圆 在锅里转

文 / 习军



我直起腰来。给儿子写长信呢。说“写”长信，其实是在电脑上写啦。现在谁还用笔呢？我两手伸到脑后，仰着脸，歇息一下。上次给儿子写长信是什么时候啦？有小半年了吧？

儿子忙，一家三口不常来。

转头看看窗外。太阳开始下去了。忽然，想吃点东西了。

“你是饿了还是饿了？”想起来了，那时候我和他妈妈常这样问儿子。那时儿子四五岁。差不多每次儿子都会狡黠地嬉笑着回答：“馋了。”

这会儿我竟也这样问自己了：“我这是饿了还是饿了？”我哑然一笑，起身朝厨房走去。

小锅，放到炉子上，放上水，拧开炉子。从冰箱中找出了一包冷冻汤圆——宁波汤圆。



为什么叫“宁波汤圆”呢？我看着塑料包装袋想。哦，对，据说因为它起源于宁波。起初，他们宁波人把猪油和黑芝麻揉搓在一起，做成一小疙瘩一小疙瘩的馅，糯米面用水和好，做成皮，把馅包进皮里就做成了汤圆。

这种汤圆过去在天津时见过。第一次见，应该是中学时吧。那时街边有摊子卖，虽然很少才能遇到。大箩筐扣在地上，一个四方的大木头盘子摆在上面，盘子里整齐地摆放着一排排的小汤圆。一个个搓得圆圆的、油亮油亮的。

锅开了。我把塑料袋用剪刀剪开，把汤圆倒出来，数出六七个，放进锅里，用小勺子慢慢地搅动着。

天津的汤圆可比这种汤圆大。天津的汤圆可不是包出来的，是摇出来的。在温哥华这种摇出来的汤圆找不到。找不到，那就自己做。我把买来的那种花生酥糖、芝麻酥糖切成方块。放在笊篱里，在水里捞一下，酥糖们就湿淋淋的了。小锅里放好了干糯米粉，把弄湿了的酥糖块倒进糯米粉，摇一摇，让它们都粘上糯米粉，拿出来再放回笊篱，在水里再捞一下，再放回糯米粉里再摇。就这样，酥糖外面的糯米粉越粘越多，一个个地就变成了白色的圆球。渐渐地，小圆球们越滚越大，小圆球就变成了大圆球。馅是有点凑合，可是摇制方法那是绝对正宗，吃起来，嗯！跟真的一样，就连那汤也有那浓浓的感觉。吃完后喝汤，就像喝杏仁茶似的。

对，一会儿我要把自己摇元宵这事补充到给儿子的信中去。

锅里的水开了，汤圆在锅里滚动着，我用小勺子不时地搅动一下……

在天津，摇出来的汤圆可不叫汤圆，叫“元宵”。这个，儿子也许知道。人家是博士，这点中国传说他准知道。当年袁世凯称帝以后，他听见大街上卖元宵的喊着“元宵——！”“元宵——！”心里很不



舒服。他觉得这是在喊“元宵——！”“元宵——！”于是下令要求给这个东西改名。于是，元宵就叫汤圆了。现在“元宵”之名依然流行。倒也好，摇的、包的，各有其名，也好分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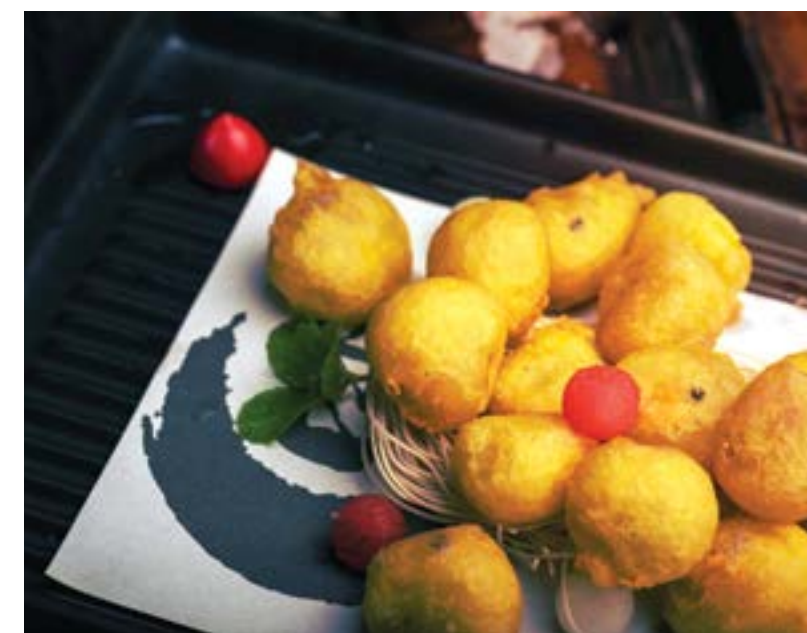
小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开着，六七个汤圆在水里滚动着。有的已经开始浮起来了。白白的，圆圆的。

“卖汤圆，卖汤圆……吃了汤圆好团圆……”

这歌声我第一次是在大学期间听到的。记得，那时有个“台湾校园歌曲”一说。“台湾校园歌曲”中就有它。那时虽然年少，但是在这歌词中听到了“团圆”时，在“团圆”的背后感受到了“思乡”之意。但是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随着父母逐渐上了年纪，随着自己结婚成家，随着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对于一家人的团圆渐渐有了更切身的感受。再后来，随着自己人到老年，久居海外，渐渐地感觉到一家人的团圆竟能如此的宝贵，如此的难得，它竟能如此的苦涩。

“……吃了汤圆好团圆……”

吃了汤圆能不能团圆？“吃汤圆”与“团圆”之间大概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一家人能团聚在一起，那岂不是一种期盼，岂不是一种愿望？天津不说“汤圆”而说“元宵”。叫法虽然不同，但是汤圆是圆的，元宵也是圆的，“圆”与“元”还同音啊？它们都给人以“团圆”的祝福啊？



那时候，差不多从春节开始一直到十五，街边就会出现卖元宵的摊子了。长长的摊子上摆满了抽屜似的木箱子。箱子里堆满了元宵，一个个箱子边上插着的小纸牌上写着：白糖、红糖、芝麻、花生、橘子、菠萝、巧克力、红果……穿着白大褂的售货员拿起一个纸袋，用嘴吹开，按照顾客的要求，从一个个箱子里三三两两地拿出几个元宵放进纸袋里。一会儿，就凑齐了一袋。

记得那年春节，午后的阳光里，我们用自行车带着儿子，儿子坐在我车后的小座里。在一个摊子边我们停下来，我让售货员给我装一纸盒元宵。售货员装好元宵，盖好盖子以后，在盖子上再盖上一张红底金字的彩纸，再用小绳捆扎好，喜庆的气氛立刻就洋溢起来了。我并没说，可她怎么就知道我这是要去儿子爷爷家呢？

外面的鞭炮“噼啪！”地响着，奶奶在厨房里炸着元宵了。炸元宵，我小时候就爱吃妈妈炸的元宵，现在儿子也爱吃。元宵从盒子中拿出来，生着放进油锅，用筷子轻轻拨动着。在热油里，元宵先变成浅黄色，再后来就变成了金黄色。再后来，一个个的元宵就会裂开。妈妈说，裂开了才算熟了。

外面天已经黑了。鞭炮声还在“噼啪！”地响着。那是儿子在放鞭炮。他跑回来，小脸冻得通红。他脱掉棉衣，坐到餐桌旁。爷爷坐在沙发里，好像在看着一封信。我们用小勺子帮儿子把他小碗里的元宵弄开。屋里弥漫着的是油烟味，是糖在油里炸焦后形成的香味，是电视机里传出来的春节节目声……

小锅里的宁波汤圆熟了。我用小勺子一个一个地捞起来，放在碗里，端着走向餐桌。

窗外，天更暗了。仔细看，哦，竟然有细细的雪花落了下来。

对啊，再过些天，就是春节了。



作者简介

习军，加华笔会会员，出生于天津。1978年考入南开大学外文系。毕业后留校教书、考研、出国，后移民定居于加拿大温哥华。退休前在UBC执教15年。

那一跪，这一跪

文 / 武汉文



武千芳把扫帚靠在结实硬朗的水泥结构的房檐下，噗，噗，跺两下脚，一团微尘骤然升腾，未及散去，便悄然陨落，一丝风也没有。他掸掸上衣和裤脚，摘下洗得发白的旧军帽，把食指曲向拇指，轻轻勾住，然后用力弹出棱角分明的旧军帽，就像稍息立正的脚步，一下凹陷，一下又归正，接受着严格检阅。军装早已破旧得没法缝补，换成了这身中山装，军帽仍然是当初的军帽，只是不见了军绿，只剩下苍白。打扫卫生是当初在部队养成的习惯，一年四季无论多么累，只要在家，一天三遍，院里屋内犄角旮旯无死角无遗漏打扫。里里外外周身上下，就像心灵一样，保持纤尘不染。这三间硬朗的水泥结构的房子，和政府旧房改造一样的规格，虽然造价廉简，在他心中不亚于金銮殿，比村委会的12间两层小楼还体面。虽然坐落在曲里拐弯的巷子里，门前也没有广场，却招来全村两三千人羡慕向往的目光。在他祖辈赖以生存的八义庄村，这里就是紫禁城，这里就是金銮殿。

春节是这里一年一度的，最繁华最热闹的时刻。他总是早早地在门口挂上两个灯笼，鲜艳的中国红，展现着喜庆祥和气氛，象征红红



火火的幸福生活。这几年政府限制燃放烟花爆竹，他虽然年老，仍然在童稚未泯的心灵深处，感觉有一个大空子，没着没落。但他还是严格克制自己的好恶，带头遵守政策规定，坚定相信人民的国家，法度是维护人民利益的。每年的大年初一，全村人早一时晚一时都会到这个小院来，小辈们按古老的仪式磕个头（他也曾抵触，认为是封建礼教，后来接受了，并且享受了），平辈长辈握手问安，握手时像是人代会现场，和谐、平等、信任；小辈们给他磕头时，感觉肃穆、庄严、尊重……在接受众人跪拜礼的时候，武千芳总会想起自己跪向同村伙伴，比自己小一岁的战友李重青！在那战火纷飞的时代，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李重青替我武千芳踏了雷……小憩一下，他又拿起扫帚，从大门口扫到长长的过道口。

刚刚东方还很明亮，有些太阳初升的感觉，这时有些阴暗，有些沉闷。武千芳抬头寻找太阳，不料一个雨点清清凉凉落在脸上，又一点……他本能地低头躲闪，接二连三，又有几个雨点落在脖颈间。

习惯上，打扫完卫生，他会在街边坐一会儿，接收下村内外新消息、新舆论。这雨，乱了他的规矩。武千芳扛起扫帚就往家走，还没抬起脚，一辆轿车戛然而现，稳稳停在脚边。他一激灵，心说这是影响着别人交通了？赶忙躲闪。只见年轻司机机敏地下车，嘭棱，撑起一把伞，向他这边赶过来。他心说，这年轻人还专门给我这个老人家撑伞？尊老爱老虽然形成了社会风气，这样的待遇还是头一次品尝。他刚想说，没啥，这点小雨对我来说不算啥，当初多少疾风暴雨……却见那年轻人谦卑地打开副驾驶的车门，把伞罩在车门上，自己却淋着雨。车上下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竟是自己的孙子武志！

——这瞬间发生的一幕，让武千芳如坠云雾。

武志大学毕业在市里发展事业，现在成了老总，是全市利税大户，据说市长省长都很看重，是老武家的骄傲、八义庄的骄傲！武千芳常

常寻思：孙子辈的荣耀，似乎填平了儿子辈断代般的缺憾。孙子曾多次诚恳请求他到市里生活，他坚定地拒绝了，说，我在村里是个桩，无形索拴住你，省得你飘起来，忘了根。

最初孙子坐公交车回家来，武千芳教导说，街上见了人无论老幼，该问好问好，该敬烟敬烟，大学生是全村人的骄傲，不能成为你的高傲！家在村里住得比较靠内，几乎要穿过整条街，武志无数次用步丈量大街。后来武志有了轿车，武千芳命令他把车停在村口，仍要步行回家。他说，我不需要啥太多的礼物，只要守规守矩平平安安就好。有时候孙子孙媳领着重孙子回来，走在大街上，那是武千芳心中最美丽的风景，也是全村人最羡慕的风景。

武志下车看到扛着扫帚的爷爷，知道自己的错误无法遮掩，诺诺的叫了声爷爷，分辨说，今天下雨，街上没有一个人……

在你心里应该有！武千芳口气严肃沉重。这是怎么回事？武千芳望向撑伞的司机。噢，这不是李诚吗，您不认识了？武志有些谄媚地说，是您让我找我安排工作。让他做我的司机正合适，司机都安排自己人干，不会出纰漏。

你自己不会开车？我让你给他安排正经工作，我让他侍候你？做你的奴才？伺候你叫工作？

李诚是老战友李重青的孙子，原来工作的厂子破了产。给武志开车李诚很满意，可以说是得到了金饭碗。

李诚哥愿意干这个工作，很多人觊觎呢，我不用司机他就得失业。要不然别让他干了？

别，我要这个工作。就见李诚应声扑通跪向武志，跪向他祖辈结有生死情谊的义弟。

这一跪……

一个炸雷响起，武千芳惊悚地瞪大眼睛。



作者简介

武汉文，河北馆陶人。邯郸市作协会员，河北省文研会会员。作品散发《故事会》《百花园》等纸刊，《大众文学》等网刊。获“河北省小小说大赛”优秀奖，“春满园野菜杯”散文大赛三等奖。“我的父亲母亲”全球征文三等奖。

新年颂

文 / 心漫 (Cathy Xinman)

我爱上了新年的感觉
我希望我的爱让它快乐
我希望我的盼望让它沸腾
我喜欢它向我倾怀
我们的距离这么近
这么近
我的呼吸全是你

你的声音在攀登
呵，你像个勇士
健壮而豪迈
你将属于大地属于人类
我们共同缔造了一个个旅途
我爱上了岁月的感觉
我希望我的爱让它幸福

让我面对你大声歌唱
如同大浪互相制造壮观
让我赞美炽烈
我爱上了幸福的感觉
幸福就是爱上你
如果看到春天
开在你眼里

我爱上了你踏进日月的感觉
你的足音带着伸向春天的花朵
在山颠在河谷在身边在远方
我们花了那么多寂寞和隔离
用了那么多艰难和渴望
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爱
都已抵达



作者简介

心漫 (Cathy Xinman)，加华笔会会员。双语诗人。英文诗集《爱自己的地方》(Where You Love Yourself)已在德国、瑞士、美国等大型实体书店和全球网上。是中文诗集《花吻太阳》的作者。网上搜 Cathy Xinman 可看到更多她的诗和书。

